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历史原像与当代阐释

——从十八大报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谈起

张义修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中,这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进行深度挖掘与当代阐释。马克思、恩格斯从现代生产实践出发,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生态问题,并主张通过生产方式变革加以解决,形成了深刻的生态思想。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当代阐释的一种有益尝试,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生态问题提供了启示与参考。应当构建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新型生态文明观,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倡导绿色的新型消费和生活观念,从而贡献于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生态文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当代阐释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3)01-0012-05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标志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文明的理解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实际上,生态问题是人类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始终面临的一个难题。从马克思恩格斯,到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都对这一问题有过许多重要的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需要我们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深度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批判分析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得失,探索构建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新型生态文明观,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当代阐释,从而贡献于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历史原像

尽管“生态学”作为学科概念的出现晚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以至一些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包含“生态学”思想存在争议,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现代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生态问题已经初步显现,马克思主义也已包含了关于生态问题的深刻思考。青年马克思基于人本学的思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161},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

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185}。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地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对这种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深刻的生态思想。

其一,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辩证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将“实践”确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500}。这里的“实践”,不是纯粹的哲学范畴,本质上正是现实的社会物质生产活动。^[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认为外部自然界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1]529}始终保持着;另一方面,他们反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抽象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并非僵化对立的二元关系,而始终是建立在人类实践基础之上的双向互动关系。马克思说:“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1]530}也就是说,人类所面对的自然界,并非无人参与的“纯自然”,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这种活动、这种

收稿日期:2012-12-18

作者简介:张义修(1988—),男,辽宁大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1]529}坚持从生产实践出发,为马克思主义理解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确立了坚实的基点。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现代工业的历史进步性,认为工业根本地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曾经敬畏自然,“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1]534}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高扬了人的价值,“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体现了现代人认识、改造自然的信心,工业革命吹响了征服自然的号角,使人对自然的支配成为现实。从思想史层面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置于现代工业的历史变迁中加以考察,从而切中了问题的关键。现代工业,正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之谜的历史解答。如马克思所言:“这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神秘莫测的崇高功业’的问题。然而,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1]529}恩格斯也指出,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在于能够真正支配自然:“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3]559}现代工业生产,是人与自然真正分化的基础。它使人类真正有能力认识和改造自然,从而显著地提升了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们的生活水平。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集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及其带来的生态问题。在批判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不合理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对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人与自然的不合理关系(现代工业对自然的破坏)进行了深刻分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回顾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

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4]579-580}这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4]579}。它破坏了生态环境,也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5]结果,“这些自然条件的丰饶度往往随着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低”,“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现象层出不穷。^{[6]289}马克思还站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指出“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6]878}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始终将工业对自然的破坏与资本增值的本性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在资本主义时代,与其说是自然科学推动着资本,毋宁说是资本推动着自然科学。为了资本力量的不断扩张,“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同时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因此,人对自然的支配无疑是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7]这是十分深刻的理论指认。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也明确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都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559-560}也就是说,必须充分考虑到自然界的承受力和反作用,必须尊重自然规律,避免急功近利,防止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其四,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依靠生产方式的变革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

关系和生产关系相互制约,不可分离,“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1]534}只有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变革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冲破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的无度劫掠才会和对人的剥削一并终止,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才能得到最终解决。马克思这样描绘未来的生产方式:“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928-929}显然,这是一种不仅包含着和谐人际关系,也包含和谐自然关系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6]929}。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阐述,鲜明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这种生态思想强调,应当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理解生态问题,生产的停滞和历史的倒退不可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只有通过更加科学的发展,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结合起来,才能最终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63}。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的生态文明,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前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和资本全球扩张的日益加速,西方国家的生态危机愈演愈烈,西方社会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生态运动。许多理论家开始反思传统的发展模式,并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当代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成果结合起来,发展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从总体上看,他们主张将生态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来加以重视,并在实践上将生态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理论道路,也为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富于时代感地理解当代生态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参考。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理论诠释。一些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把社会生产方式看作历史发展的基础,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看作现代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人们只有在物质上得到充分保障

之后,才能创造一个生态健康的社会。^{[8]101-102}福斯特提出,“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是与生态学世界观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9],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也是生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对近代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发展批判反思的结果,需要恢复马克思著作的中心内容——对人类与自然的异化关系的批判,从而超越当代的各种绿色理论。奥康纳则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生态学方面的“理论空场”,“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的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面”^{[10]7}。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至少可以说,他们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10]6}阿格尔指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1]486}因此,必须把注意力从生产领域进一步扩展到消费领域和生态领域,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生态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作出了深刻批判和反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危机不仅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还包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有限的生产条件的矛盾。^{[10]257}资本主义增长陷入危机,不仅因为生产力发展遇到了生产关系的界限,也因为遇到了自然条件的界限。资本主义出现生态危机,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无视生态代价盲目发展生产,非理性地运用科技;二是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在全社会宣扬消费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论及近代以来人对自然的控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控制自然”和“控制人”是内在统一的历史过程,“对自然的控制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对人的控制以及社会冲突的加剧”。^[12]从“控制自然”的角度来说,科技的资本主义运用导致对自然的不合理开发,最终带来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的或‘绿色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因而是一个骗局。”^{[8]139}从“控制人”的角度来说,资本为了追逐利润,“使人们把劳动以外的时间花在受广告操纵的消费上”,以转移对异化劳动的不满,引导人们通过消费体验“幸福”和“自由”。^{[11]486}这样一种异化消费产生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进一步强化了生态危机。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与生态运动结合起来,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构想。高兹提出,资本主义追求的利润最大化与生态理性不相吻合,而社会主义包含生态理性的要求,经

济理性要服从于生态理性。^[13]阿格尔主张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限制工业增长,保护环境不受破坏的完整性,从而“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11]499-500}还有学者试图将西方绿色生态运动引向激进政治运动,强调绿色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互补关系。奥康纳倡导根据需要而不是围绕利润来组织生产,从而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10]525-526}实际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方面也在西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体现了一些西方学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直面生态危机的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进行当代阐释的有益尝试。然而,作为一种与实践相脱离的激进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存在一些失误。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过度抬高了生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甚至用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意,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尽管生态危机愈演愈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并没有改变,相反,恰恰是资本的变本加厉才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加剧。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往往将马克思主义对发展生产力的肯定视为一种“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来加以批判,把人对自然的改造误解为人对自然的奴役,主张自然的权利,“实际上根本拒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的增长模式”^[14]。这种观点把生产力发展的进步作用和生产力资本主义运用带来的负面效应混淆了起来。他们提出的通过限制生产力发展来保护生态环境的设想,存在浓重的浪漫主义成分,既不科学,也不现实。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试图淡化生产方式的变革,通过文化的和政治的方式来改变既有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实际上,文化和政治层面的激进实践只能被理解为资本全面统治下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

总之,我们既要正确对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也要清醒认识到它的理论不足,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更加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精神实质,并结合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创新阐释。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当代阐释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五位一

体”的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优势、理论优势和制度优势。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我们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探索构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生态思想、也不同于西方生态运动的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新型生态文明观,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当代阐释。

其一,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通过生产方式变革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反对“唯生态论”的浪漫主义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这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近年来,一些组织和个人提出,现代化没有带给人们幸福的生活,反而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虽然经济总量增长了,但人们承担了更多的生态风险和环境代价。因此,应当彻底反思现代化的发展思路。他们特别推崇一些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生态环境保持得比较好的地区,认为应当保持那里的发展模式和地区风貌,珍惜那种人与自然的天然和谐关系。这种观点与西方生态运动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张颇有相似,或许可以概括为“唯生态论”。应当承认,缺乏生态意识的经济发展需要付出代价,但拒斥现代工业进程的生态主张,更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历史倒退。特别是对那些生态环境良好、但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来说,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是第一位的,必须尊重他们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愿望和权利。因此,这种“因噎废食”的主张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取的。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如果叫停了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的改善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成为一句空话。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发展,而在于怎样发展,能否实现经济和生态的协调发展,取决于我们采用怎样的经济发展方式。历史经验表明:落后的发展方式往往与突出的生态问题如影随形,先进的发展方式则与良好的生态环境相得益彰。构建新型的生态文明观,应当坚持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其二,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转变“唯经济论”的传统发展观念。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构建新型的生态文明观,也应当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从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有种观点认为,生态问题是任何一个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或地区都不可避免的。现在需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既不可能、也不必兼顾

生态文明建设。当前的生态问题属于“成长的烦恼”，等到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些问题自然就会减少或者消失了。这种发展观念或许可以被概括为“唯经济论”，它的错误在于：其一，过于乐观地以为经济发展可以“包治百病”，实际上是将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历史教训当成了漠视环境代价盲目发展经济的借口；其二，没有将人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短期的经济增长或许可以迅速改变一个贫穷落后地区的面貌，但是，一味追求经济的增长，不仅换不来青山绿水，也换不来人们的健康发展和幸福生活。“大量事实表明，人与人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如果不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群众也无法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由此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15]这就是说，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指数的增长，而必须立足人的根本利益，切实增进人民福祉。一句话，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尺度。科学发展观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新贡献，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它清楚地表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

其三，应当倡导一种绿色的新型消费和生活观念。生态文明建设绝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而必须通过具体的百姓生活落到实处。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消费是人们满足生活需要、提高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消费的论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绿色消费的重要性。因此，构建新型的生态文明观，应当倡导一种绿色的新型消费和生活观念。一方面，应当尊重正当消费权益，克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偏颇，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和扩大消费并不矛盾，更不以牺牲消费为前提。我们的目标应是以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应当倡导健康的消费观念，既不为物质条件所迫，也不为消费文化所累。如果陷入广告制造的消费幻象之中，过分追求名牌的象征意义，既会扭曲消费心理和生活观念，也会造成生态问题。最后，特别需要倡导绿色的消费和生活观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改变消费模式”，呼吁全力促进可持续的消费方式。^[16]应当倡导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更多地考虑到生态影响，积极购买节能环保产品。有环保组织将绿色消费和生活方

式概括为“5R”，即 Reduce，节约资源、减少污染；Reevaluate，绿色生活、环保选购；Reuse，重复使用、多次利用；Recycle，分类回收、循环再生；Rescue，保护自然、万物共存。^[17]总的来说，这种新型消费和生活观念，既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生活实际相协调，更体现了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

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当以更坚定的理论自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359.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2.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9-90.
- [8] 佩珀. 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M]. 刘颖,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 [9] 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 刘仁胜,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3-24.
- [10] 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M]. 唐正东,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1] 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 慎之,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 [12] 莱斯. 自然的控制[M]. 岳长龄,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69.
- [13] GORZ A.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M]. Chris Turner, trans. London: Verso, 1994:12.
- [14] 张一兵,胡大平.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416.
- [15] 胡锦涛.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5.
- [16] 联合国. 21世纪议程[M]. 国家环境保护局,译.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16.
- [17] 陈亮. 人与环境[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201.